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與謝野晶子著

張 嫻 翻譯

婦女問題叢書  
研究會叢書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上海開明書店刊印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實價大洋五角

原著者 與謝野晶子

翻譯者 張 嫻

出版者 婦女問題研究會

印行者 美成公司

不許  
翻印

發行所 上海開明書店

## 序

與謝野品子論文集幸而成書了。在這集中所收的幾篇，決不足以窺見與謝野夫人的思想的全部；這原不過就我所喜歡讀和能夠讀的幾篇翻譯出來的。雖然從這裏面可以勉強傳出夫人的思想的少許，但她那美妙快適的文筆，却因了我的拙鈍的翻譯而完全失却了。這是我對於著者和讀者十二分的抱愧的。

我所以要譯與謝野夫人的文章，也正如夫人所說，並不是出於那種我是女性，她是女性的性的差別觀念；是爲了她的極進步，極自由的思想，極真摯，極誠懇的態度，極正大，極公平的議論，已經感化了她的國中的青年男女，覺得對於我國多年受了束縛囚拘而熱烈地希求解放的青年男女，實在有一度介紹的必要，纔敢不度德，不量力地大胆翻譯的。

夫人的論文，雖然她自己說是專在那便於國內讀者閱讀的意識之下寫成的；但因

爲中日的國情，差不多完全相像，其中尤其如家族制度，重男輕女等等，幾乎在同一的模型中。所以我們雖然說這集中所收的論文，是特別爲我們中國而作，也沒有什麼不適合。譯文中除少數幾篇外，其餘的大多數，都曾發表於婦女雜誌，婦女週報，及其他的出版物上。並且把周作人先生在新青年上所譯的貞操論，黃幼雄先生所譯的女子的經濟獨立與家庭，商承兩先生的允許，也一併附入。將來如果還有能力，或者再當繼續翻譯，編成第二集。

本書的出版，多承吳覺農先生的熱心指導，章錫琛先生的詳細校訂，又蒙原著者與謝野夫人賜以序文及照片，周黃兩先生允許將譯文收入，謹在此一併誌謝。

一九二六年二月

譯者

## 原著者序

中華民國江蘇蘇州游墅關省立女子蠶業學校教授張嫻女史：

你的鄭重的來信收到了。我很驚異，你能夠正確地讀日語，並且能夠寫出極流利的日語。日本在八九世紀以前，也有許多婦人，能寫中國的時文，正如現在的一部分的婦人能寫英法文一樣。可是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葉，雖偶爾有少數女子能寫作漢文的，然已經不是時文，不過摹擬千年以前的古文；進到這世紀，便完全沒有了。我常想，像這樣隣接而又同種的兩國的人，男或女都不解對手的國語，決不是親善之道。然而我自己也是不能懂中國的時文的人。

我也知道，貴國在這世紀，每年把男子或女子的留學生送到東京來，所以精通日語，親接日本的人情，風俗，學術的中國婦人，是在逐年增多。但現在拜讀來信，知道你在東京留學多年，歸國以後，仍能對於日本繼續研究，於是更使我感到現代中國的青年婦人們

的改革的感情與知識慾的如何盛旺；同時更想像到向日本及歐美留學歸國的許多中國婦人們，也有同樣的意氣。這是我非常覺得高興的！

我的這種高興，是沒有中國與日本的國境的差別，沒有國民的差別；而且也沒有你是女性，我也是女性那樣的性的差別觀念。是從我們都是地上的人間，營平等的更善的生活者的連帶感情，把這當作我自己的事情一樣而覺得高興的。

你讀過日本人所著的許多書籍，從中蒙你讀到我的散文集，而且已經把二十幾篇譯成漢文，揭載於貴國的新聞雜誌。這真出於我的意外。我所寫的感想文，同我的詩歌一樣，專在那便於國內讀者閱讀的意識之下寫成的；供別國的人們看，殊欠適切，涉及瑣細的地方，更要感到繁冗。本來無學的我，從生來的直覺，和僅少的自己的體驗中所寫成的東西，沒有什麼可以供識者閱讀的特長，乃是當然的。我常常自愧，我自己的文章，是比誰都該得到最低的評價的。

從你的信中，知道依貴國書肆的要求，預備把尊譯的我的文章刊行專冊，因之要我

做一篇序文，依了你的翻譯，使我的稚拙的感想，得被貴國的青年們所閱讀，這是我所喜歡的。但想到這果然值得刊成專冊與否時，却要面紅了。

然而我一向以為翻譯乃是創作的一種的。我相信，原文缺乏價值的我的述作，在譯文加了你的精神，內容，與措辭，可以非常的被醇化，被美化的。這樣，便是以我的文章為憑依和機緣，而顯示你的生命的一種偉大的創造；便是譯文是你的功績，我就不得不進而祝賀她的刊行了。

我特地進一言於讀這書的中華民國的男女青年們：倘使讀了有益於你們的什麼參考，那是都由於譯者張嫻女史的慧才與妙筆；其他的缺點，都爲了原著者的省察與教養的不足。因此，我當與讀者一同感謝譯者之勞！

最後，我祈望依了這譯文的廣被閱讀，對於中日兩國的親善有幾分的貢獻。我也將盡我的微力所能，謀自己國內理解貴國現狀的人們日益增加。我更深望貴國的青年，不要太偏於急激狂躁的改革，且應該愛重一點三千年來高貴而且美麗的古典的傳統。



張|姻|君，如果這可以用得，便請當作序言。敬祝你的健康！



(人夫野謝與爲服洋居左列前)



# 目次

原著者照片	一
給聰明的男子們	一
女子理性的恢復	一五
女子活動的領域	一九
什麼是『女樣』？	二四
提高女子的智力	三七
婦人與自尊	四二
新道德的要求	四四
婦人與新生活	四八
到人間的生活	六一
女子的自修自學	六六

女子與高等教育	九四
給有志文學的女青年	一〇二
婦人與文學	一一〇
生活的變化	一一四
反對婦人的禁酒運動	一一五
給想到都會的女子們	一一九
女子是道德的	一二八
結婚的三種目的	一二九
戀愛與性欲	一三三
我的備忘錄	一三四
看了神戶的貧民窟以後	一四三
貞操論	一四六
女子的經濟獨立與家庭	一五七

## 給聰明的男子們

聰明的諸君，你們把婦人現在的生活，不論怎樣的調查起來，確實有許多不能逃避的缺陷，然而這並不是由於現代的新思想和新制度，是舊思想和舊制度的勢力還是支配着今日婦人的心理及境遇所發生的結果。

舊思想的第一件，就是『男尊女卑』舊制度的第一件，就是『家族制度』。因此，我們婦女，在無可奈何中，不知過了幾多不合理的，頹廢的，沒有意義的，和悲慘的日子。

就在了解些事理的男性，也都信女子的天性，比不上男子的賢良，女子的意志是懦弱，女子總比男子惡劣一等的。『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子』這樣的語調，似乎已成爲千古不磨的真理了！生女兒時，總不比生男時的高興，或者竟把女子的素質，認爲特別的。不良，只有片面理由的『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的格言，雖在今日，還不失其權威，因之

在家庭及社會方面，女子總是比男子受惡劣的待遇。便是講到食物，在一般家庭裏，女子總不能不自甘於粗食的習慣。至於在行路宴會的當時，女子被動的跟從在男子的後面，以爲這便是婦德的美化。這幾年來的東京及大阪，趁電車的時候，男女有爭先上車的風氣；然而一般的人，還覺得女子的行爲不雅馴而加以誹謗，片面的要求女子堅守『柔順』『謙遜』的道德，女的雖有要事，也祇可看着不遜的男子，一個個先行趕去，不論何時，只好牢等在電車站而已。

神壇佛殿並不禁制女人的出入了；高野山，富士山的登高，也許女子加入了；然而在這世界中，爲人類文化生活最緊要的學問，教育，政治，法律，及職業的方面，依然是禁制女人。現在先從家庭方面，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上看來，對於兒子與女兒，都執着偏頗的思想，做父母的，可說有百分之九十九，相信女兒的素質不配受高等的教育，以爲女兒的教育，只須在男子的妻，一家的主婦所應用的範圍而設施罷了。從來不知道教育是有造就『人格』的必要，只向着實用方面，養成一個家庭婦人，就滿足了教育上的任務，因此對

於女子雖與以相當的教育；然而在高等女學校的程度中，還是對於學問兩字不加注意；學些裁縫，生花，刺繡，琴歌，烹飪之類的『新嫁娘』的資格，以爲這是沒有不足的了。

說到學校的制度，更是由男尊女卑主義而出發；在小學校已不准男女的同學，竟把女子認爲在初級教育中也沒有和男子競爭的低能兒。既不在同一教室，更把教授的方法，分出軒輊，這不是拒絕平等的待遇麼？至於在中等教育以上，因男女的性別而爲偏頗的待遇，那是更爲顯露。不論中學，高等，大學，都是禁制女人，很嚴重地緊閉着他們的門，只不過設立了不及中學三年級的課程的低級高等女校，以及女子的中等教育機關。此外，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高等女子師範，爲了少數的專門婦人設立外，就是現存的一二所女子私立大學，在學力的方面，到底也不及男子高等學校的畢業程度。這還不能說是一般社會的不獎勵和不歡迎之故，實在還是反對女子，以爲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或者竟以爲多一贅瘤，或者竟以爲這是女子的僭越咧。即使允許女子入大學，也不過求一個『女子大學』的美名，滿足自己和女兒的虛榮心，對於學問上的深大的要求，是沒有的。



就是一般社會的心理，也不過假借了『女子大學』以裝點面子，在一方面，因為歐美有了女子大學而日本沒有，是不體面的事；於是移植些形骸過來，作為國家的裝飾品；另一方面，則為一部分的女子加幾個女學士的頭銜，以為點綴。

總之，對於女子教育，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怎樣的新發展，這就是社會教育上，固執着男尊女卑主義的實證。

男尊女卑的主義，却是同官尊民卑主義一樣的不合理。這是訴諸男子的理性方面，當然沒有疑惑的餘地了。但是為什麼還是這樣的固執呢？這便是男子的感情上，已深深種下了男尊女卑主義的根。如果以男女平等的真理，作教育的基礎，則女子也應該與男子一樣，在任何方面自由發展其能力；可是在男子，雖能應用其力量發展他們自由的個性；而在女子，僅不過在『良妻賢母』的美名一方面，做了家庭的隸屬者——那是並沒有良妻賢母的真義，不過假良妻賢母的名，實際造成一種妾婦、女僕、乳母——這是在最初已把能力限定了；總括一句說，不外男子專制的舊思想罷了。雖然在教育界中，號稱進